



叶落大地

吴文莉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吴文莉

作家、画家，
曾出版长篇小说《叶落长安》。

吴文莉

叶落大地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落大地 / 吴文莉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513-0774-1

I. ①叶…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23999号

叶落大地

作 者	吴文莉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马凤霞
封面设计	钱克方 高 薇
版式设计	钱克方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74-1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63332611

目 录

上部.....1

中部..... 156

下部..... 317

后记..... 379

上部

刘冬莲八字里水旺，有人说，这闺女寻婆家时，须命里土强木旺的男人才成。她爹就给她名儿里取了个“莲”字，她便果然唇红齿白面色如莲，身材窈窕，三村五庄没人比得上地好看。嫁给男人谭双林时，知道他身高体壮有木匠手艺，又命里土盛，刘冬莲心里中意极了，觉得自己命真好，只当自己就能和双林好好过一辈子小日子。女人家总想着要过安稳日子，可山东青州老家人多地少，连年大旱闹饥荒，就算她再不情愿，也不得不和双林变卖了那点儿薄地破房，支撑着怀着身孕的笨重身子，往陕西逃荒活命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刚过罢惊蛰。女人大着肚子跪在风陵渡对岸的黄河滩上，脸对着河水只是流泪。男人犟，没跟两个哥哥去闯关东，用小木车推着冬莲和闺女往陕西来逃荒，女人却咋也没想到，男人和一帮山东老乡们结伴走了四十多天，刚到了潼关竟跌进黄河水里，转眼就被浪卷得不见了。河风吹得透心凉，挂着老铜镜的黑木船回到了渡口，捞尸体的河差爷冻得全身湿透哆嗦着下了船，一个船工赶紧给他手指上绑了根红布条来避邪。被河水卷缠得一丝不挂的男人终是盖了河差爷的烂衣裳被抬到河滩上，冬莲却一下子崩溃了。她一心想着拉回来的是好好的男人。就算是天塌下来，也没有男人的尸体在眼前更让她绝望了。女人急促地“哧哧”喘着，瞪着男人不敢相信，突然，她冲男人哭喊道，不许你死！你说带俺到陕西过好日子，咋说走就走？

山东老乡们就劝，男人死也不能复生，拿钱置办棺材坟地埋了才是正理，帮你抬埋了，大家伙儿还要赶路呢。

可是一个钱也没有，钱全在男人怀里，都跌在黄河里啦。女人说着怨恨了，又瞅着男人哭，男人的眼睛总也不闭，女人抖着手去抹那眼，觉出是硬冷的，她的心一哆嗦。黄河边的风把人都要吹透了，山东人们缩了颈，在腰里兜里摸捏了一回，凑了一把铜子儿丢在女人脚前，一路逃荒来的山东女人桂枝蹲下替她收了。艄公也丢了三枚钱，唏嘘着说，离张草席还远呢。可怜这娃没爹咧——多大一对眼睛！

得想个法子。人人都这样说，可谁也没什么法子。

这时，围着的人群里有个男人说，他愿意领走女人怀里的小闺女，给个买坟的钱。大家

都松了口气，山东人们就来劝说，冬莲慌忙坐起身，死死拽着闺女的胳膊狠声说，要死就死一堆！俺不卖闺女！

女人的哭声骤然大了，看热闹的人们便高一声低一声说起来。有人叹，可怜呀！有人便说，看早晚娘儿俩得饿死！这年头，自己命也顾不得了，还可惜个闺女？倒耽误了闺女寻个好活路！

也有人在劝，快松手吧，不是遇上好心人，谁会领个赔钱货回家去？

说话的人也是个逃荒的山东女人，却穿红戴绿涂抹了脂粉好不妖娆，在一堆破衣烂裳的逃荒难民里仿佛插了面褪了色的烂彩旗。只可惜河滩风大，逃荒在外几十天也没能好好洗过脸，她那脸上的粉就红一块白一块，又起着鸡皮疙瘩，倒像个打了霜的烂梨。桂枝认识她，是一路上结伴逃荒的谭小头媳妇，和她男人一起，是一对好吃懒做的货。桂枝低声劝，冬莲，快拿个主意，再等等人都走完了，双林咋入土呀？

她回头看看自家男人闫老六，他脸上已经不耐烦了。爱娥在心里想了个来回才说，冬莲，咱是一个村儿的媳妇儿，按说嫂子不该劝你卖小红，可你得想想，要是错过了这陕西人，怕再也没处给闺女寻活路了！从咱村里出来，一路上见了多少卖儿卖女的，你见谁会去买？

谭小头媳妇被风吹得半眯了眼，背过脸压了声音说，冬莲，那人一看就是个有钱人！闺女过的有钱人家小姐的生活，强过和你要饭讨命！给了吧！

山东男人们都背了身，把脊背对着风，看着自家女人劝说冬莲，看热闹的人渐渐就少了，各自赶路去了。

快呀！陕西人要走了！

冬莲一惊，下了好大狠心才抬头去看，见那男人不过刚刚三十来岁，穿得讲究，黑大氅在风里“噗噗”摆动得让人心慌，身后还跟了两个伙计模样的小伙子。她丧了气，重新埋头在小红的肩上泣道，就是领走，俺也得知道小红是去了什么样的人家呀……

桂枝抹着泪只是叹气，谭小头媳妇却用胳膊肘使劲儿捣捣冬莲，快呀，这节骨眼儿上还容你挑？

冬莲瞅瞅半张着双眼的男人，慢慢松开手，小红从她怀里挣出来，见娘的脸上有泪，忙伸了小手去擦。冬莲轻声说，小红，娘给你找个活路，不用跟娘受罪挨饿了，你说好吗？小红乖巧，便点头应着，冬莲费力从自己脖子上揪下个小银锁，重新用细红线绳穿上，想系在闺女儿脖子上。风湿冷得透心凉，她的手冻得几次都系不上，一个山东媳妇看得焦急，就缩了颈来帮她。冬莲却执拗地用胳膊肘推开她的手，在冷风里眯着眼，一心一意给闺女儿的脖子上系银锁。她给小红理了理小蒜苗辫子，又用手心给她擦了擦脸上的泥，低低地冲双林说，

当家的……那俺让人家把小红领走啦。

商人模样的男人心软了，蹲下，从脖子上拉下毛茸茸的兔皮围脖，裹在小红的头上，孩子低头用手摸摸，转脸看她娘。人们都看得出，那男人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心却是极善的，围着的人们就小声说，这可是个真正的阔人！

她重新低头，把头埋在小红胸口又呜咽地哭起来。

那男人站起身对河差爷说，俺眼窝子浅，见不得这场面，想落泪哩。干脆俺给些钱，让她买地埋了男人吧，这孩子俺不要了！

冬莲扯了小红，挺着肚子，蹒跚着一步步走到那陕西男人跟前，艰难跪下，不等人家来拉她，整着身子“咚咚咚”磕了三个头，恩人姓啥？求你好好待俺闺女啊！她乖……不用打也懂你的话！

她泣不成声，头发披散着，小红和她哭成了一团，引得河滩上的女人们也哭出了声儿。陕西男人见扶不起她，赶紧在怀里摸了钱塞给冬莲说，快起来！拿上钱埋你男人吧……你放心，俺会待这女子跟亲生的一样，俺姓宋，在西安城里开着布庄！

冬莲对小红说，乖！以后，你要听话啊！

她使劲儿亲了闺女的小脸，又仔细看着她的眉眼，闭上眼哽咽着轻轻推她走，小红忽闪着眼睛却不明白，只脆生生地说，娘，你不去呀？

两行泪流下来，冬莲摇摇头，盯着双林的尸体说，娘不去……来，给你爹磕了头就走吧！

潼关古城在黄河拐弯的地方，渭河水从西而来，汇入从北边而来的黄河，一起向东流。风陵渡口，在黄河对面仿佛一块半岛，孤零零的。从潼关往西，有一条被马车轱辘碾压得深浅不平的官路直通远方，阴冷的风刮着，路上没什么人，路边杂草丛生，满眼都是衰败。顺着路一直走，三两天的工夫，就是山东人要投奔的焦知县的临潼县了。近几年来，成千上万的山东人一心想要到陕西寻活路，全是因为这个人和这片传说能开荒耕种的好土地。庄户人家背井离乡图的是啥？不过是能安放了日子的土地罢了。

渭河两岸这片风调雨顺的沃土长带，因为同治年间的暴乱，竟渐渐断了人烟。宽阔的渭河流淌过关中平原，这里几乎可以算是旱涝保收的好地方，可渭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因为没人耕种，长着高过人身的荒草，数不清的房屋被烧成了焦炭废墟，无人敢来。许多年过去了，这里成了人烟稀少的荒野，野狼野狐大量出没，夜晚，狼嚎声传出很远很远。

传说光绪十三年，山东青州人焦云龙来陕西做官，任阎良县知县，后来又任长安县和临

潼县的知县。他看到大量土地荒芜，而山东老家的人们却因为人多地少又连年旱灾，饥荒严重，大量灾民推着小车闯关东。打从顺治八年（1651 年）起，清廷开始下令：……民愿出关垦地者，任意耕种，俱照开荒之例，给予牛、种，待人民集多、田地广种之时，再酌议征粮。山东等地移民不断涌入，边内荒地开垦殆尽，光绪帝也先后几次将边关外荒地放垦。

这让焦云龙不禁对渭北这片本该是良田的荒地有了许多想法。他带了随从骑马从临潼往三原、富平、阎良等地去看。一路看着，他心里更是叹惜这样的土地竟然荒废了这么多年，可怜多少山东老乡都饿死在了家乡，那么多人去关外垦荒，这关中平原的荒地是不是也能让山东老乡来垦荒呢？这样的建议，一经上书，朝廷立刻恩准。焦云龙便马上让人去山东高密、青州一带广为宣传：包子山，馍馍岭，要喝香油双手捧！数月后，能将焦知县的话传唱的第一批山东移民便到了关中平原上。

这时，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之后，不过三年的工夫，来陕的山东人竟有好几万人，冬莲以为她兴冲冲踏上的是能活命的黄土地，谁知却失了男人和闺女，成了孤零零一个人。

一行人七手八脚算是把双林用张席卷着埋进了土里。身子笨得厉害，冬莲跪不下，便几乎趴伏在地上，对着那黄河水哭着不肯起身。黄河滩上的风吹刮得每个人都裹紧了衣裳，不管冬莲怎么说她不想活了，山东老乡们还是连说带劝把她扯起来上路了。谭大个子把冬莲的小半口袋种子和一只羊角镐、一把镰替她提在手上，冬莲被桂枝和爱娥一边一个半拉半扶着，一步三晃跟着大家上了官路。谭小头媳妇坐在谭小头拉的小独轮车上，头上裹着谭小头的大棉袄，只露了双眼睛在外边，嘴里叨叨着，小头呀，俺咋觉得这关中像是并不比咱山东好多少呢？

谭小头“呸”地冲地上吐口唾沫说，前两年闯关中的乡亲们，没见过谁回去呀，怕是这潼关镇过去就有好地了吧。闫老六径自担着扁担，一头挂着锅盆和镢头、羊角镐，一头挂个荆条筐，里面放着个包袱，上边坐上他闺女，旁边是冬莲的两棵楸树苗，那是双林细心照顾了一路的。他“嘎吱嘎吱”挤过谭小头拉的小木车，甩开大脚板，“哐哐哐”地往前走了。桂枝看男人走远了，没好气地低声说，挑三拣四的，可惜没那吃金喝银的好命！

一路走着，爱娥的儿子贵子说饿，又说再也走不动了，她只好松开冬莲抱起贵子。桂枝见儿子长宝走在路上恹恹的样儿，骂道，懒鬼，见人家孩子抱，你心里就不带劲儿了吧？来吧来吧，娘背上你！

不由得冬莲便想起了小红，这会儿是被那姓宋的男人背着还是扯着？又不是自己的骨肉，谁会一路抱着走呀。想着小红的大眼睛，总是乖巧懂事的样儿，冬莲觉得心里割着疼，

便悔了，又想想这辈子再也不能见了，由不得泪珠就滚下来。她见谭小头的独轮车远远只有个影子，爱娥和桂枝也都在前边了，赶紧抹了泪，挺着大肚子加快步子，却还是晃晃悠悠远远落在了后头。路实在是坑洼不平，冬莲是半大小脚，背着包袱鼓鼓囊囊，走在路上便像一只硕大的枣核儿。她茫然只管迈着步子呆呆地走，心口儿塞了把草一般堵得发慌，有一瞬她突然想到，现在自己再没双林疼了，竟然成了个寡妇，热泪便忽地又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到了古镇，天蒙蒙黑了。大家便张望着四处想寻些能要到饭吃的人家，眼看着一整天水米没有打牙，大人孩子们都饿得发慌，觉得再也走不动了。在一家小饭馆跟前，大家丢下担子坐在路边，谭小头上前叽叽咕咕和那陕西人说了好一会儿，终是让那人答应，让他们用些麦种换一锅疙瘩汤。每个人半稀不稠地盛了半碗便散在路边，或蹲或坐，吸吸溜溜吃喝开了。桂枝见冬莲红肿着眼睛，脸也肿胀着，张着双腿艰难地坐在一边揉着肚子发呆，她便叹息着把碗递到冬莲面前说，吃呀！还别说，人家陕西人真是有福呢，这青黄不接的日子还有稠的吃！

闫老六终于有了些笑模样说，可不，要不咱巴巴地走了这四十多天，专门来这儿讨生活！

冬莲接了饭碗，却只呆呆抱着，爱娥便劝她多少吃点儿，咋也要想想肚里的孩子啊。冬莲默默点了头，用筷子在碗里动了动，眼泪便滑进冒着热气的碗里，大家“呼噜呼噜”吸溜着热汤，谁也没去劝她。有谁轻轻叹口气，谭小头媳妇刚想说什么，被桂枝狠狠地剜了一眼，她便噎住一般闭了口，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店东家的后院有个小磨坊，堆了些柴草，见这些山东人带着一窝孩子，还有个快生孩子的女人，店东家厚道，便让他们自己搬腾出那些柴火，把磨坊借给他们住。赶了几十天的路，又在黄河滩上埋人冻了个透心凉，大家横七竖八打开铺盖卷，头没挨着地便响起了鼾声。冬莲却睡不着，一闭眼，就看见双林赤裸着身子、盖着河差爷的烂衣裳闭不上眼睛的样子。双林埋进土里时，冬莲是伏在湿泥地里哭晕了的，醒来那一瞬，她懊恨自己没有硬劝男人去闯关东。在黑暗里睁着眼，听着身旁各样的呼吸和呼噜声，和这四十多天一路日行夜宿的日子差不多。但她知道她的男人现在真是没了，小闺女也真是没了，那自己还剩下啥？肚里的孩子提醒她似的，起劲儿地踢了她，她用手捂着肚子，就想起多少个晚上，男人都笑着趴在她肚子上，说要听孩子在里面打拳。冬莲不敢想下去了，那样热乎乎的回忆像一把小刀，在她心里一下一下地扎着、挖着，让她疼得张着嘴却呻吟不出来。冬莲终于伏倒在干草堆里，把麦草秆儿使劲儿咬在嘴里，呜呜咽咽的声音却还是响在不大的磨坊里。冬莲在黑暗里听出谁翻了身，干草秆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赶紧咬了嘴唇，把哭声咽下去。死了吧，你这命硬的女人，就是因为你八字里水那么多，害得你那男人白白在水里送了命，就算他命里土

旺，就算他那么高高大大，也没架住你这么硬的命去克他。

这样想着，冬莲心里一下子透亮了。她轻轻站起身，慢慢往门口走，她小心着别踩到谁的胳膊腿。想着要去死了，她竟有些劲头儿，她怎么让吓糊涂了？她早该在埋了男人、给闺女寻好活命的人家之后，就投进那黄河水里去，那样多干脆！

天边有一些灰色的亮光，她摸黑走出门。冬莲不愿意上吊，她听说过，吊死的人伸着舌头很难看。她想，要是她也死在水里，说不定就和她男人双林能见上面了。突然桂枝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小声叫，快和俺回去！

冬莲挣扎着，“呜呜”地哭，桂枝不由分说，扯上她就往磨坊走。

冬莲哭叫，让俺去吧！

桂枝狠狠地说，想想你肚里的孩子！

说到了孩子，冬莲就醒了神，她松了劲儿，桂枝搂了她的肩膀往回走。

哭哭想想一整夜，冬莲一夜没合眼，早上谭大个子第一个起身出了门，贵子、长宝们也都揉着眼睛要撒尿了。冬莲觉出自己身上沉得厉害，两个额角也紧着疼，眼睛干涩得像撒了把沙子，磨得她生疼。她不愿让大家再来费心劝她，便挣了身子也慢慢坐起来。门外头大家已经挑了担子，推起小车，把烂锅、烂碗、烂衣裳都塞进挑子里，又把镢头、羊角镐、楸树苗也摆放好，准备上路了。

临潼县城在骊山的脚下，一行几人到了县上，立刻便看到繁华的场面。一路上所见的都是流不尽的黄河水和成片的荒草，路上走的也多是和他们一般往陕西逃荒来的山东人，衣裳都破烂得乞丐一般。突然见了这样体面的大青石路，路边挂了灯笼和牌匾的大店铺，大家便兴奋得眼睛也挪不开了。谭小头媳妇见到路上行走的女人，都穿着素净，有的脸上还薄施了脂粉，她便叹息没来过这儿，还真不知道人家活得神仙一般呢！

又见有卖凉皮的摊子，围坐着许多人在那里吃吃喝喝，大家便吞了口水，赶紧走过去。临潼县不大却秩序井然，一派繁华，冬莲浑然不觉，呆呆地跟在大家身后。谭小头和那卖凉皮的搭上了话，一来二去打听了些事，便和大家说，俺打听了，咱青州人焦云龙真在这儿当过知县呢。人家说咱山东人能镇得住这里，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

路边的老头儿听了就笑了，桂枝便拦了那人说，大哥，俺们从山东来，想在这儿开荒，能开的荒地在哪儿呢？

那人瞅了她一眼说，关中八百里好地不假，可那都是官地，一村一县巴掌大的地方也有名有姓，该谁种就是谁的，你们山东人要去开荒也得从官衙门买，或是找荒野地临着的村子寻人去买。

谭小头媳妇大声说，不是说开荒嘛，咋么荒地也要买呀？

那人笑道，荒地也是地呀，县衙门贴过通告，这几年开荒不收租税，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么？就算再便宜，荒地也得一两银子一亩吧，临潼县附近都被你们山东人快开完了，要想开就得往北边、往西边再走走了。你们是哪里来的？

桂枝说，青州。

谭大个子说，俺是高密的。

谭小头也赶紧说，俺是从潍坊过来的。

那人点点头，用手往西北方向一指说，往富平、阎良去吧！那边都是你们青州、高密来的人。

大家谢了那人，又寻了人再问问，都说阎良近些，富平远些，可头些年来的山东人怕是把阎良附近的荒地全开完了吧。大家商议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得往阎良走好。

不紧不慢又走了一天，冬莲觉到肚子不时坠坠地疼，随着大家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越走越艰难，心里却似乎不那么想死了，自己死了，孩子不是也就得死吗？那给双林咋交待呢？已经把他的闺女给了人，他在这世上就只有这么点儿骨血了，活着兴许还真能把孩子生下来拉扯大呢？渐渐地她有了希望，就鼓了点儿劲儿，脚底下却是越来越沉了，被缠裹的半大脚早就走得肿烂了。她咬着牙跟在后面，埋头挣着上了个坡，看谭小头拉着木车，远远地只有一个影儿。冬莲终于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气对爱娥说，嫂子，俺真走不动了！容俺歇歇吧。

桂枝说，苦命的妹妹！

冬莲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爱娥慌了，妹妹你别是快生了吧？

远远地有个过路人，桂枝便伸了脖子，远远地吆喝着打问路，那人朝西北方向指指说，那边远远有个村，就是高黄村了。又往另一边指了说，这边近些，是个龙游寺，住着五六个和尚，当家的叫德空。

冬莲咬牙说，俺是一步也动不了啦，那村俺是到不了。

看她疼得紧了，爱娥便没了主意，见男人远远蹲在路边，她跑过去问，他爹，咋办？她要生了！

谭大个子也慌了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他四处打量着，一片树林远远露出暗红色的墙，那是座庙。

龙游寺只有五六个和尚，当家的师父叫德空，和他的师弟德法一起管理着寺庙。寺里香火旺盛，方圆十几里的佛教信徒多到这里来朝拜祈福，寺庙小，从不留宿居士。寺里虽是简陋，却自有一种古庙的气派。冬莲咬着牙，在疼痛的间隙被爱娥、桂枝架着走走歇歇，顺了

那小路到了半山坡的红墙外。不过节又不过会的时候，龙游寺的门是关着的。听了有人大声捶门，又听说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主事的和尚德空就赶紧出来，却见一群乞丐一般破烂的男男女女，操着山东话，扶了个大肚子女人急着要进庙，他便问大家，等等，你们会给她接生吗？

山东人们就慌忙摇头，都说没做过这事儿。一旁的德法就来了气，嚷道，你们不会，俺们就会么？咋把大肚婆往庙里领！

德空不去理他师弟，只管吩咐小和尚说，快去！到高黄村把高婆婆请来！

冬莲挣着靠在门外的墙边，满头汗渗出来，咬着牙低声呻吟，疼呀……

桂枝便安慰她说，别怕，师父给你去请会接生的人了！

不等高婆婆到，天上却下起了雨，飘飘洒洒的，地面很快就打湿了。随着风，那雨便淋在冬莲的身上，爱娥想再去求那德空，冬莲赶紧拉了她说，算了，庙里都是和尚，能给这样一块地方已经不错了。

谭小头媳妇催着要走，说男人撞上女人生孩子多晦气，得快找找前两年来的老乡，趁早安下身儿来。爱娥也想跟着他们走，见谭大个子瞅瞅冬莲，挠着脑袋远远蹲着发愁。她看出男人一路上似乎格外关心冬莲，心口有些发酸，觉得自己那时生贵子，他像是也没这么急过。眼瞅着大家顺了坡往那荒地上赶去，她心一横想，人家都走了，俺还陪个啥劲儿呢？他爱管冬莲的死活，俺就偏要走了！

冬莲看出她的意思，就推了她的手，让她带了贵子、祥子和谭大个子走，等自己生了孩子就去找他们，爱娥却又犹豫了。她见谭大个子把冬莲的农具、楸树苗和装种子的口袋从扁担上取下来，就又决定陪着冬莲，不打算走了。谭大个子素来知道他媳妇的脾气，可怜旁人过得恹惶，可又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事事要和自己打别，他早就懒得和她较劲儿了，就啥话也没说，只重新把那些东西又装进担子里。

雨越下越大，冬莲的身上湿透了，爱娥用双林留下的小布褂子给冬莲挡着雨水，一边踮了脚张望着咕哝，嫌那个婆婆咋还不来，急也急死人了。冬莲想宽慰她，自己却疼得越来越急，气也上不来，话也说不出来了。

闫老六突然兴奋地喊，快看！从这坡上能看见荒野地了，没边儿没沿儿的！天爷呀！没白跑，都能活命啦！

一直在庙门口候着高婆婆的小和尚圆顺说，前两年有山东人来开荒，荒地还多呢，就是总闹刀客，杀人放火的，没人敢在这几种地！

桂枝丢下冬莲也跑过去看，果然在傍晚的雨中的影影绰绰看得见一片广阔的大平地，杂草

比人都高！

桂枝颤抖着声音叫：“真的！多大一片好地！”

谭大个子和爱娥举起儿子贵子：“快看！将来爹就在这儿给你开地！”

祥子急得蹦脚跳：“俺也要看，俺也要看！爹，抱俺！”

冬莲咬牙扶着墙爬起来，大家的兴奋激动感染了她，她挣扎着慢慢走到坡边，一大片平坦的土地便冲进眼睛里，她怔怔看着，突然捂着肚子跪下去泣不成声了，双林！只剩俺……俺一个人来了！

这个世上每个人的命，都是有定数的，有人生来就在大户人家，吃白馍睡大炕；有人生来就恹惶，忙忙碌碌一辈子，贱得像个蚂蚁，死时连个压身的坟头也没有；有人活了上百岁，无疾而终；有人却不过几天的寿命；有人从生至死都安然得很，有人却得背井离乡，终老他乡。

这些老话，刘冬莲七八岁时就听娘说了，就在那时候，她没了娘。现在，靠在庙门口忍着疼，她突然就觉出那话里的苦。

高婆婆终于到了，她身上满是跌在地上粘的泥，半条裤腿和脚上都是湿的，她看看靠在庙门口湿漉漉的冬莲，又看看半闭的庙门，便来了气，“啪啪”拍门道，师父！快出来呀！

德空赶紧迎上来，高婆婆径自进了庙说，德空师父啊，那女人能在雨水里生孩子？

德法对她说，高婆婆，俺这庙里全是和尚，女众不能住宿，何况她还要生孩子……庙里没这规矩！

高婆婆却笑了，既想救她，又怕啥规矩？俺看让她在那柴房里生下孩子，也坏不了啥规矩！

德空见她这么说，便让谭大个子和小和尚们去把冬莲抬进庙。德法说，他看这还是不行，要么把那女人抬到高黄村好了。冬莲却疼得厉害，锐声大叫起来，高婆婆用手搭了她的额头叫道，天爷呀！烧得厉害，别说生娃，眼看就要出人命咧！德空看见冬莲嘴唇咬出了血迹，不忍心了，挥手让小和尚把放木柴杂物的柴房打开，又让人们赶紧把冬莲扶到柴房去，腾出个地方让她铺了席生孩子。

大家七手八脚将冬莲挪到柴房的地上，没等大家松手，血水就浸湿了她的裤子，高婆婆慌得叫大家赶紧出去。小和尚们吓得手足无措，拥挤着冲出了柴房。德空在院里的屋檐下低声念着阿弥陀佛，冬莲却不住声地嘶叫着，高婆婆支使圆净快去找些热水，他便慌着冲出柴

房往灶屋烧水去了。

德法见一团混乱，气得说，这像个啥样子！

他慌得在大殿外面打转转，德空便冲师弟说，这也是个救人命的事，你心烦就回屋去吧。德法摇摇头直叹气，只管走了。

柴房里堆满了长长短短的干柴，还有几根拆下来的旧木梁，平时没人进出，结了厚厚的蜘蛛网。冬莲抓着高婆婆的手说，俺疼死啦……

高婆婆问孩子怀了几个月，冬莲憋了口气想想说，八个月。

高婆婆叹道，七活八不活！看来这娃命悬着呢。

她小心地帮冬莲解开大腰棉裤，冬莲就呻吟了，高婆婆低头只看了一眼便叫，爷哩！是个横生，你这女人咋这命硬呢？

冬莲不明白她的意思，却也顾不上问，疼得闭上眼，只顾得上吸气。高婆婆慌忙打开自己带来的小布包压了声音说，你这娃脊背朝外，够不着头，抓不住脚，我可咋办？你瞅，羊水也破了，你疼呢！

她低声说着，冬莲却还是模模糊糊听见了些，她心一下凉了，便想，真不如那日和双林一块儿死在黄河水里倒也干脆。正流着泪胡思乱想着，高婆婆说，女子，俺给你揉揉肚子，看把这胎能不能换个位置，你啥也别想，肚子也别使劲儿，松着劲儿让俺给你揉揉，啊！你不怕啊！

冬莲低低应了，闭着眼睛流着泪，那高婆婆果然有些手段，她手上轻轻重重用着劲儿，在冬莲肚子上来回地揉搓，可那胎就是不动。高婆婆急了，让冬莲别怕，声音却是抖的。冬莲忍疼咬得一口血腥，一声也不敢出，只听高婆婆“哎呀”叫着，丢下她就三两步跑到院里，慌着说，这女子有麻烦了！

院里立刻一片嘈杂，冬莲觉出身下有热乎乎的东西正慢慢流出，钝刀割着般的疼痛让她茫然摸索着去摸，手指上沾着红得吓人的血举在眼前，她却瞪着眼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冬莲醒了神，憋了气嘶叫起来，救命！快救俺的孩子！

高婆婆跌撞着冲进来，慌忙说，女子，不敢喊！血流干了你就没命了！师父让人跑去找费军医了！人家有洋药，能救你！

冬莲死死抓住她的手说，快！救俺！

高婆婆说，费军医就住在坡下，你死不了！你得省着点儿力气！你听，师父们给你念大悲咒呢！

冬莲便依她教的那样闭了眼，放松了肚皮，耳边听着庙里的师父们正高声唱念着什么经

咒，又肃穆又透着些神秘。她自小在娘家也常和奶奶去寺庙，便在心里来来回回念叨着，观音菩萨呀，俺要没了这孩子，还有什么心劲儿活在这世上？你要么救了俺娘儿俩，要么就让俺们俩一块儿死，孩子没俺也活不成！

不到半顿饭的工夫，院里有了急促的脚步声，高婆婆低声叫，好了！你这女人有救咧！

冬莲听了心里立刻就宽泛了，剧烈的疼痛却一丝也不见轻。一个中年男人被高婆婆迎进来，小和尚圆净在院里轻声说热水烧好了。高婆婆忙去端了大盆的热水进来。

高婆婆突然说，女子，你脑子还清醒吗？

冬莲便忍疼“嗯”了声。

费军医洗了手，高挽了袖子，冲冬莲说，那好！你放心吧。

他说着关中话，却压得很低，冬莲羞着不敢睁眼，让男人来接生，这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事！费军医却已经在和高婆婆小声商量什么了，冬莲心里乱七八糟定不下神，一时想着，这不是失了女人的贞节么？在娘家时，她听爹讲过烈女传，女人的名声比命大呀！一时间，她又心里为自己辩护，她要是死了，肚里的孩子不是也得死了？她的命比不过贞节重要，孩子的命可比天大！想着，冬莲的鼻子就酸了，大滴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费军医看见了，轻声说，疼就叫出来吧，快生出来了！

冬莲觉出他用了刀，却没觉得多疼，费军医让高婆婆帮她，冬莲便依照高婆婆说的做。高婆婆让她松气！松气！她便闭上眼睛忍着疼，放松了自己。高婆婆叫，使劲儿！使劲儿！她便赶紧用手紧紧揪了铺在身下的稻草，咬了牙往下用力，她只觉得肚子越来越坠，越来越低，觉得高婆婆的手柔软得像团棉花，在自己的身上揉动。突然，她觉得肚子里的那团肉被什么推着似的直往下冲，疼痛使得她终于再也忍不住了，抽着气哆嗦着说，哎呀婆婆！俺忍不住了！

高婆婆叫，那你就用劲儿呀！

孩子冲出体外的一瞬间，冬莲的心一下松了，她闭上眼睛听着孩子清脆的哭声，恍然间在齿缝里低低说，双林，俺对得起你！孩子！俺把你的孩子生下来了！

高婆婆麻利地收拾着那孩子说，女子，你命不孬，是个儿呢！别看不足月，还真壮实呢。

费军医给冬莲嘴里塞了几粒东西，又端了水碗让她喝了几口，把止血药给她放在枕边，便转身走了。高婆婆喜滋滋的，她安顿好了冬莲和她的儿子，出了门见德空和德法两人正为啥时候让冬莲走争执着。德空心软，想要留下冬莲，让她缓过这几日。德法却不容冬莲和她的孩子在庙里过夜，他说，让远近四乡的人们知道这庙里居然有个女人生下孩子，还不让人笑话死了，得招来多大的闲话。费军医听了便说，这女人刚生完孩子可动不得呀！

高婆婆也说，这大雨天，不是要她娘儿俩的命么？远近四乡，多少孩子都是俺去上门给拾下的，谁也认得俺高婆婆。俺老婆子和费军医给你们做个保证，证明这山东女人是逃荒走到庙门口走不动了你们发善心容留她在这里生孩子的，你们看成不成？

德空点头，德法却还说，闲话没有腿，也不会专门去问问你高婆婆才来传闲话，费军医的队伍不过是临时在这里，说话就要远走了，又去找谁？俺说，既已经让她把孩子生过了，就让她出门去吧，留下她俺这庙里还咋过嘛。

高婆婆叹口气说，好吧，不成俺就和那苦命的山东女人住在一屋，陪她个十天八天，等她能行动了，俺们一起出门，这样你们庙里就没啥闲话咧嘛。

德空说，好嘛，这样就好咧嘛，高婆婆真是菩萨心肠！

德法愣了愣，啥话也不说了。冬莲凝神听着，却再没人说话，她听着费军医被小和尚送着出了大门。

高婆婆进了柴房，就见冬莲惨白着脸，一双黑润润的大眼睛正盯着自己，她呆了呆说，你这山东女人长得怪好看的，咋就这命苦呢？

冬莲挣着身子要起来，高婆婆说，你要做啥？多大的伤口！

冬莲说，俺积了啥福，这辈子碰见你？要不俺和孩子都没命了！俺啥也没有，没有能谢你的……

她挣着要爬起来下跪，高婆婆便使劲儿推她骂道，躺下躺下！作啥精呢，没看身上还出着血，还做这些！你逃荒在外，俺还图你个啥啥儿？你男人呢？

死啦！

高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用双林的一件旧布褂子把那孩子包起来，女子，别哭别哭！他死咧，你也哭不回来他咧！要是能哭回来，哪怕俺和你一起哭他呢！你得给你这娃想想，俺想，你们山东人来也是要开荒的吧？

冬莲点头说，是呀。

高婆婆宽她的心说，俺那村子旁边多大一片荒地，望也望不到边，时常有山东人来买哩，到时俺帮你说合说合，在那儿买块地找人开荒吧。

冬莲摇头说，找人？俺开地得靠自己。

高婆婆停了手，端详着冬莲的双手说，俺看那五大三粗的男人开起荒来也是吃力，你想想三五十年没有人伺候过的土地，又有杂草，又有乱石块，可不是耕惯了的熟地呀……你一个女人家，怕是难得紧呢。

冬莲下身疼得剧烈，只好侧身躺着，把包裹好的儿子重新搂在怀里，心里便泛上一些温